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YUANGU JIYI QIAOQIAO

远
古
的
记
忆
情
情
情

杨均特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远古的记忆悄悄悄

杨均特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古的记忆悄悄 / 杨均特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ISBN 978-7-219-06870-0

I. ①远…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482 号

责任编辑 张 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排版设计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 广西美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1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ISBN 978-7-219-06870-0/I·1262

定 价 16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熟能生巧，丢久生疏。这句民间俗语真是百样经验的恰当总结。当远还没有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丢一丢，生疏就更加明显了。许多在学生时代的文学创作爱好者，出到社会之后，这种爱好渐渐消磨不见了。有的推说是工作忙，压力大。但我想主要是氛围变了，心态变了，原来的爱好丢一丢。丢一丢，逐渐淡漠而至生疏，笔头艰涩，文学创作爱好只好趋于泯灭。

氛围很重要。学生时代文学创作爱好者多，除了磅礴的青春气息外，还有浓厚的校园文学创作氛围造就。出到社会之后，还能多多少少保持一些文学创作心态，不时看看文学作品，有时也还有创作的冲动，对我而言，完全得益于家乡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文化生态。这里侗族及其共居兄弟民族民间文化丰富，民间文化的整理和研究进行得很早而且卓有成效。这里有坚持文学创作爱好的一代代文化人，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硕果累累。这里坚持培育一个文学创作的阵地，几十年来，历届党委政府始终鼎力扶持县级文学刊物《风雨桥》的编辑出版，不断支持出版一本本一套套的本土文化书籍，尽心尽力呵护着培育起来的文化生态，并不断推其走向茂盛。这里从党政到文化人，不断创造广泛的文化交流平台，各种文化交流的会议经常召开，各种文化交流的活动经常开展，真诚邀请周边、外省甚而京城的文化

人和三江文化人融洽欢聚，共商文化的发展繁荣。

我深感自己为家乡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之力薄。我看了一些大家公认好的文学作品，深深仰慕作品中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因为自知不可望及大师们项背的极大差距，所以往往惭于下笔为文。但身处三江文化的整体氛围中，我又感到必须加强营造而不是相反。

我祝愿我美丽的家乡永远是文化氛围浓厚的家乡，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之后，大师也许最终可以在我可爱的家乡产生。



目 录

◎小 说

弯弯的溪流	3
表妹	14
南湖渔舟	18
阴阳歌	21
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41

◎散 文

戏师	47
中秋恨	55
第一次当老师	58
爸爸	64
在春风得意的日子里	67
童年的回忆	70
过去的春天	76
顿悟	77
富饶的迷途	79
同学之间	82

容易忽略的透明	84
扁担	87
是这里	89
有一种思绪	90
献词	91

◎ 诗 歌

你一定不认识我	95
湖夜	96
湖边即景	97
爱之声	98
老师 请你不要这样	99
沉思	100
叮咛	101
楠木扁担	102
路灯	103
自行车队	104
漂浮的桃花	105
春天	106
深夜	107
河蚌	108
我本来不知道	109
家中来信	110
黑色印象	111
呼吸	112
不是酸味	113
风帆	114
冬日	115
演讲记录	116

题友人照	118
琵琶铮淙	119
我只求沉沉地睡上一觉	120
近视	121
心声	122
午夜 轻轻的轻轻的时钟敲击两点	123
我是什么啊	125
月	126
海潮醉了	127
泉韵	128
休怪我,爱人	130
假定,某些民族的历史	131
我不寻找你,上帝唇边的吻	134
题赠老师	136
想告诉你	137
云海	138
落了的红枫叶	139
毕业赠言	140
幻化残阳	146
◎ 戏 剧	
雾漫漫(话剧小品)	149
血酒(话剧小品)	153
天意从来高难问(戏曲)	157
远古的记忆悄悄悄(戏曲)	166
◎ 杂 感	
大学小结	179
传统侗戏的审美追求	181

戏剧的“假定”	
——兼谈《多情的银耳环》	183
生活厚重如大山 文学韵致若香茗	
——侗族作家周东培文学艺术性一览	184
艺术驾驭和游弋的自由	186
侗族文化建设的空间应放在艺术范畴上	188
侗族文学创作当前要有一个统领精神	191
师道尊严	193
编刊絮语	196
拜读《杨志一诗文选》感言	
——2007年12月17日在三江文友“杨志一先生 诗文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
侗族阴阳歌的审美心态	207
附录：阴阳歌(侗族琵琶歌)	227
后 记	236



小说





弯弯的溪流

那群山雀一定不会知道，幽静的窗外相思树林，正藉着它们热情的叫唤，才变得那么美妙无比。

那几个小姑娘也一定不会知道，她们的嘻嘻欢闹，手提一双红鞋黄袜，在一条轻缓的小溪中，挽着裤腿欲试还探地赤足趟水，竟那样深深地感动了陌生的行人。

惆怅像一缕缥缈的云烟。

只有我知道，知道在那里，有一条永恒的溪流，它弯弯曲曲地从山里潺潺流出。谁也不知道它将流到哪里，谁也不会过问它究竟流到哪里。它潺潺流过。

我和王松林踏着残存的月色走下山，走到那条小溪，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山那么高，小溪只好隐没在山的暗影里，只有微萤或磷火绿柔柔的阴光在一明一暗地装点着寂夜的神秘。有时偶尔也见漏下来的月光，轻点在一段溪流里，随着流水的奏响而明珠闪烁般地跃跳。

但在白天，我看见这溪里没有垂钓的儿童。昔日我和小伙伴们，一放学就忘不了提着钓竿蹦蹦跳跳地跑向溪边，静静而不安地等待着鱼们自觉的归降。

一提起钓鱼，我的心就不由得幸福地羞涩着。

我的家在山坡顶上，她的家在山坡脚下的小溪边。从我的家到她的家很近，但又很远。我去溪上钓鱼，不好意思过她的家门，我承认我是怕她。

她稍圆的一张脸蛋上，两只明亮的眸子，又黑又大，有时很调皮地望人一眼，叫人好不羞涩，我不知道是低头躲过还是心颤颤地跑开。

“嘀——嘀——”

我们四个男孩在这边山上吃杨梅，她们四个女孩在那边山上吹哨子。

不管她们。我们坐在杨梅树上的枝丫里，张开吃多了杨梅的馋嘴，远远地笑着她们。

“喂——老师叫上课啦——”她在喊。

我们都竖起耳朵在听。她又不喊了，连哨子也不吹。她们往回走了。

“不理她们。”

“要是老师骂，怪谁？”

我们溜进教室，一个个满头大汗。老师冷冷地坐在黑板前，讲台上的教科书默默地合在那里。

她们偷偷地笑。

破烂的教室里，放学的时候我还在抄一行字。我站起来，竟还有她。我没提防，她一下子走过来，抓起我桌上的书，抱在胸前，绕着桌子就跑，在那头朝我回头一笑。我企图追上她，夺回来。她边跑边回头看我，笑着，举起我的书一晃又抱回胸前，兔一般地跑开。我追不上时，又气愤又无奈。“羞，羞，追不到我。”她那对亮亮的眼睛逼着我，嘲讽着，笑了。

冬天，我一吃完饭就往学校里跑，那里有一张乒乓球台。当轮到上球台这边，她上球台那边，我的脸好热，眼睛也蒙上了几层热雾。

我先把球举高，高过我的头，就放开手让它垂落在球台上。右手握着板生硬地挑过去。她从地上捡起球，慢慢地点起，白白的一团迎面扑来，唤起我的精神。我甘愿早一点失败。

我考上初中，她却不再读书。我很少遇见她。偶然见到她，她红着脸急急地走过去，我赶紧低下头，不敢说一句话。等我们一错开，我才松了一口气，心里却隐隐作痛，眼窝也湿成一团。

我应该去找她。她的眼睛一定更动人了，纯真代替几许天真，调皮中藏着几多温柔。

月光里，我走近她家的门，想喊她，但又羞怯。我急得在她的屋檐下轻轻地踱来踱去。终于，我下了决心，往回走，离开她的家。这时，她家的门无声地开了。她悄然站在我的面前，我们都听到了对方咚咚震响的心跳。

也许，是在煤油灯的明亮里，我看见她那双由于羞涩而注目又躲藏的眼睛噙满泪水。她终于轻轻地哽咽，说：“你到底来了。”我于是因激动而无语，我紧紧地抓住她温柔的手，生怕她从身边离我而去。

曾经有一种默契，告诉我她是属于我的。就在她拿着我的书逼得我追她的时候，父亲已经悄悄看见。他回家跟奶奶和妈妈说话时，那份压抑不住的喜悦，虽我小小的心灵，也早已了了洞悉。

但我的羞涩和倔强，太久地阻隔了她和我。打通这个阻隔的，终于不是她和我，而是她的妈妈和我的奶奶。

爸爸一过世，奶奶时常为孤独而暗自垂泪。只有我在家，她才感到有如得回自己儿子一般的充实与安慰。我却还在很远的地方读书，一年在家的时间太少。

奶奶说：“该有个孙媳妇了，给我得看见。”

我说：“好。结婚时我一定敬您老人家第一杯酒。”

“溪边那个姑娘，你爸爸满意，我也喜欢。你看呢？”奶奶热切地望着我。我的呼吸忽然有些急促，脸上也热辣辣的。

“她，愿意吗？”我紧张得话都问得蹩蹩脚脚。

“愿意，太愿意啦。”奶奶毫不迟疑地肯定着，脸上绽放着宽慰的笑容。

那夜和松林踏着残存的月色走下山的时候，我只穿一件短袖线衣的身上却密密地透出了一身汗水。

天空好蓝好蓝。月亮从那边山头上慈祥地看着我们，似乎对我说：“别怕，看我在望着你，看我，看我，看我……”

山脚那一条弯弯的小溪，轻松地流着。那水好凉，轻轻浸足，一丝从风的快意由脚底一直沁到心头。

我猜想，溪一定是她的溪，溪水一定是她的溪水。溪水似乎也在应和着：“一定、一定、一定……”

她的木屋静静地肃立在溪边安谧的夏夜里。她，不，你。你知道我来了吗？你知道我正像一个疲惫的乞丐，在你的门外不安地等待着你那一施舍的开门吗？不，你不会知道。你现在一定睡着了。你是否也喜欢做梦？你是否正沉迷在多么甜蜜的梦乡？或许，我会打破你的甜梦，你是否会因此而无情地责怪我？或者，你是否还会更无情地对我说你讨厌我？

不，我只问，你是否听到我的心跳？你是否起来为我开门？

“你喊她开门。”松林对我说。

“我不会唱歌。”我十分内疚地推脱。

“不要唱歌，直喊就行了。”松林又说。

那怎么行呢？行歌坐月，历来就是先唱歌唱得姑娘开了门才和姑娘行歌坐月的嘛！小伙子们婉婉的歌声，飘忽在整个山寨，那才叫行歌呢。歌是山歌，行歌坐月的歌，多是山歌中的情歌，年岁大一些的人，把它叫做十七十八的歌，那是多美呐。我曾听人唱道：

起来坐哟 高贵的姑娘

我们来自那远地方

山路又远又不平

又有鬼火怪声叫人慌

只想请得妹共坐
一心坐月到天明
哥啥也心甘

情歌不知有几千几百首。会唱的，唱罢一首又唱一首，不但姑娘爱听，就连姑娘的娘亲也整夜伏枕偷听。嗓子好的，一曲唱来，幽幽婉婉，在静夜里歌声细切切地传得很远很远，给静夜平添了几多柔情。

那时候，动情的姑娘们，寻着歌声，轻轻地下楼，悄悄地拨开门闩，然后潜回里屋，不声不响地点亮了油灯……

“我先喊，不行你再喊。”松林说。

“端岑！端岑！”松林右手捏着嗓子低低地唤着她。

没有动静。我的手电筒照见她家门前有一架葡萄。葡萄串密密惹人。我跳起来摘了一串。松林忍不住笑着，也跳起来摘下一串。青青的葡萄破裂在我们的嘴里，还酸，有点涩。

松林催促我。我撮着嘴唇，差一点爆发出那个“端”字，但终于又泄气，自嘲自解地笑了。松林也笑。我们一起谈出汗。我全身湿透了，原来他的背上也濡湿了一大片。

清风在散发着我的热汗，但汗水还在不停地淌出来。

走吗？该回去了？我的心里像葡萄一样，微微酸，微微涩。

不走吧。不甘心白来一趟。我心里抱着莫名的期待。

我记得，奶奶曾屡屡那么伤心地说起我姑姑白来了一趟。

姑姑四十多岁了还是那么漂亮。当年她还是爷爷和奶奶的掌上明珠的时候，姑姑到哪里都会受到啧啧的称赞。奶奶很会做针线活儿，姑姑的衣服总是一套一套新崭崭的。爷爷一有钱，就给姑姑买银首饰。那时寨上的姑娘没有一个比得过我姑姑，却都跑来跟姑姑做伴。白天我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姑姑的姐妹们，晚上她们在我家里和小伙子们对歌坐月，吵得一个家热融融的。

不知为什么，姑姑十七岁那年，她在另一条河的亲娘到我家接她回家去了。奶奶哭着告诉我，姑姑原本不是我的姑姑，她是一个外地

女人丢在山上被爷爷捡回来养大的女娃。

姑姑走的时候，奶奶的脸上弯弯曲曲地流下两行泪水，喃喃地说：“山岚你白来了一趟。”

山岚，我的姑姑，她走了，回到她真正的家里去了。奶奶有时会深深地叹息：“山岚你白来了一趟。”

每当听到奶奶这样的感叹，我的心都不由得深深地战栗着。我知道有一种不知何来的害怕，攥紧我的心。

“端岑！”我喊出来了！

只一声，却深刻地变了样。我不知道几千钧之重的这两个字是怎样从我的嘴里爆发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字从我嘴里爆发出来的声音叫人听来会是怎样的感受。

那是沉沦于水中的挣扎，是陷身于荒夜的哆嗦，是临界死亡的颤抖！

寂然，依旧寂然！

她的木屋静静地肃立在夏夜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的声音早已消逝在冥漠的深夜里，追踪不到一丝残存。

溪边的几片稻田上空，三五只萤火虫发出强烈的柔光，相聚又分散，窥视着田里鸣蛙们那份缠绵的相思与呢喃。

天上忽然出现的星星，变得遥远，深邃，神秘。它们看见宇宙中这个微小的地球上介豆之微的我了吗？它们可知道介豆之微的我正在深深地崇仰着它们无上的清高？它们是否知道，正是它们那永远望尘莫及的清高，惹恼了高傲的人类，于是它们被看作一个又一个寂寞思凡的仙女，下降到人间，上演了一曲又一曲悲欢离合千古流传的故事？

夏夜的清风拂过，送来田里热烈的蛙鸣。它们说什么呢？是否在得意地嘲讽着我？

“再等半个钟头吧？”我求告似地望着松林，他的烟头一明一暗。

溪水潺潺地流着。来时曾从脚底沁凉到我心头的水，你现在又在何处潺潺呢？我的心是否被你裹挟而去了？你要还了我，你送回来吧。